

并
避
百
金
方

汧渭百金方卷二

積貯第二

積糧法

義倉

勸農

興屯

賑濟

勸富

常平倉

社倉

儲穀

救荒

平糶

泲泲百金方卷二

惠麓酒民 編次

杯月居士 重訂

唐劉晏常言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敗
給言粟之不可不預備也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
上下數邦用若食不能人二鬴則移民就食詔王殺邦用
盡皇皇乎重之哉積貯為天下之大命未有一郡一邑無
粟而可守者輯積貯

積貯法

泲泲百金方

卷二 積貯

官督私糴

先將合城居民夫公夫慎按巷分方細行查核其擁貲厚而
占田多者為上戶僅能自食者為中戶特作而食朝不及夕
者為下戶中戶俾令計口若干約積百日之糧平時不計浪
費一粒以待有警自食下戶俾令計口若干分方造冊送官
以憑臨時賑給除鰥寡孤獨矜輦殘疾得坐食公廩外其有
臂力方剛足任驅使者每人米二升錢十文為薪資受公值
任公役不願者聽則上無虛糜之費下無匱乏之憂矣至于
上戶原自不同有上上者有上中者有上下者妄意室中難

以爲據田產多寡可以辨之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士庶
逐一查明視力派積如家在萬金以上卽派積米千石以次
下之百石而止令各照數積完各在本家收貯報官親詣查
驗務一一足數又一實任城內查驗明白其米仍係各家
私物官不得取用半粒謂之公督私藏一遇有警城門關閉
計始未開城時米價稍增十分之一以償耗腳各聽本方下
戶糴買其有越方強糴及有力之家冒充下戶糴買希爲奸
利者卽許糴戶扭稟縣則決杖重則梟懸官或因兵糧不足
有時取用必照十一加增之價如數先給銀兩不許賒欠分

文如此則于民無損而于地方有益雖似無未而收權宜之術實則藏富于民制用之經也但雖賢明有司能以此意家諭戶曉又酌其土俗人情商同巨室鄉耆議妥舉事行之有法如一家之人自為生計始善若後皇金報致生疑畏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必不肯樂從使良法美意反成擾害旋歸廢闕地方何所賴哉

酒民曰城守莫要于積糧積糧莫便于自積蓋輸之于官雖顆粒亦有難色貯之于家雖崇墉誰不樂從勿論有事之時可飽父母妻子幸而無事出其所藏亦可本利兼收

此真先事預圖有益無損者也

積穀累式
中戶積穀累式亦同此只官督私藏四字接自積自食四字以為別耳

官督私藏

〇〇方〇〇戶某
人係〇〇
團內填注
本身職役

在冊田地
千
百
畝
驗契實價銀
兩

見住房產
間
驗契實價銀
兩

別真房產
間
驗契實價銀
兩

生理資本
估
契實價銀
兩

以上共計銀
兩
契實價銀
兩

照銀應積穀
石
契實價銀
兩

本縣限
完
石
契實價銀
兩

查已完
石
契實價銀
兩

未完
石
契實價銀
兩

督藏者以民濟民官不賒借若取一粒男盜女娼

警

此稟極得法按冊查田則田不得數隱驗契虛銀則銀不得數隱烙銀數之多寡為稽數之多寡則確有憑據無由規避視委任羣小聽憑貪報得以上下其手滋為奸弊者萬萬不俾矣

自積自藏有利無害然百姓每圖規避不肖順從者為不信其上爾非民之罪也信誓旦旦豈得已哉

以上所派未若千石限十日百石限一日藏于各家園所即中戶自食者亦須各家用箱盛貯屆期候本縣烙稟驗種如有積不烙數避不如限用不稟官者查出烙所欠之

數罰入義倉備賑仍勒限催補完數

守城所最患者第一曰豪強不用命以五斗縣令而欲專
貴鄉紳俯首聽命倡率小民勢必不行如明季秦晉楚豫
各州縣為流寇所殘破者半由鄉紳慳吝不肯捐輸動掣
縣官之肘也今使之自積夫復何辭然此不過為一時城
守計爾糴倉立社勸農興屯貴粟賤金抑末務本皆守土
所宜預籌者故附載于左

常平倉

李恒三熟三饑

并序

卷二

積貯

魏孝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一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肯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酒民曰此常平義倉之祖也後世迂儒不知變通乃以盡地力罪悝夫不盡地力而盡民力乎其先為三熟以待三

饑救歲數之豐儉若低昂鐵炭事有必至售有必直故能
與歲運爭衡而為民司命

耿壽昌賤糴貴糶

漢宣帝時望糶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
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
今宜糶三輔宏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
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
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使之易昌關內侯

洵民曰一言為萬世之利侯封國其宜哉但後世循行愈

失其初府縣配戶督米上倉有稽違則必處鞭撻甚于稅
賦名為和糴其實害民至救荒時性吝不發即發亦多銜
門有力者色之不能徧及鄉村也若用常平錢于豐熟處
循環收糴以濟饑民而鄉村下戶即以錢賑之亦可

常平米

昔蘇文忠公自謂在浙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糴常平米一
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賑濟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
而此救一市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歟惟將常平斛斗
出糴官司簡便不勞給納煩費但將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

歷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前賢已試之法故曰常平
法斷當復也其法非主糶糴而糶本常存蓋不費之惠其惠
易編弗損之益其益無方誠救荒之良策矣

義倉

長孫平義倉奏

隋文帝開皇三年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多罹水旱百姓
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差等儲之閭
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
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簡驗每年收穫勿被損

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
米委積

王琪請復義倉

仁宗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
復寘令五等以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歲稅
則免輸州縣俾便北糴倉貯之領于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
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其利溥哉且
魚井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
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之際則魚井之家未必待此而濟

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

居士曰如此明晰何以不行正因不利于魚升之家故從中阻格耳

賈黯乞立民社義倉

皇祐五年右司諫賈黯乞立民社義倉上下共議或謂稅賦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贍給或謂糴倉反擾黯復奏曰臣嘗判尚書判部見天下歲斂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于饑寒枉陷重辟故臣請復義倉以備凶歲若謂賦稅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糴

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開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正消除盜賊之源也若謂有常平足以賑給則常平之設原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凶飢發賑既已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殍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賑給也若謂糴倉廉斂材木恐滋煩擾今州縣修治邸傳驛舍皆斂于民豈于義倉獨畏煩擾哉人情可與

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

劉行簡義倉奏狀

劉行簡奏狀畧曰義倉創于隋唐于唐國朝因爲其後病煩擾轉輸運之神宗始復舊制然推行有未盡合者義倉取粟于民還以賑民不可不均今糴倉入粟止在州縣歲飢散給山澤僻遠之民往往不霑其利其力能赴州縣就食者蓋亦鮮少況所得不足償勞流離顛沛不可勝言此豈社倉本意哉臣謂當于本縣鄉村多糴倉害自始入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通厥中縣令總

其凡以時簡較遇飢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給散旬
一州之庶幾僻遠之民均受其賜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利
害之較然者也

社倉

趙汝愚社倉疏畧

宋孝宗時趙汝愚知信州請逐鄉置廩委社司掌管縣丞簡
察疏畧曰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求所以
施行之策亦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糶糴移常平義倉之米
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戶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望

遠來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之弊明詔有司將遂
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休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
送納外將五分于逐鄉實廩每歲輸羨上戶兩名充社司掌
管受納委佐貳官簡察欺弊不如法者立治之則鄉里晏然
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奸宄之心無自生矣

朱文公社倉法

乾道四年民艱食朱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
糴于倉冬則加息以償歟蠲其息之半大飢盡蠲之凡十有
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

後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
年民不缺乏詔下其法于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
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
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應入甲者又問其願不願願者開
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與
實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居士曰陸象山嘗言社倉因為民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
則其利可久如一遇歲歉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秋時使本
使無以賑之莫如無置千糶一倉豈時糶之使無價賤傷

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抑富民封康騰價之計析所糴為二
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虛實為民便也近桐城方
宮保觀永總制直隸時亦仿朱文公行社倉法籌畫分析
立制周詳計通省村集三萬九千六百八十有七為倉凡
一千有五一鄉之貯足以救一鄉之民使民知雖在官而
猶積于家既無胥役之侵擾亦無往來道路之苦誠良法
也

建安社倉

建安社倉記曰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隋唐所

設社倉亦近古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恩不遇市井情游輩深山長谷之民雖飢餓頻死而不能及也及為法太密吏之避事者又視民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儲遺相傳受一旦不獲已發之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特以里社不必皆可任之人欲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較靡密上下相迫其害又有甚焉是在良有司加之意哉

金華社倉

金華社倉記曰世俗所以病社倉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為說
爲大青苗立法本意未為不善但其給之也以金不以穀其
處之也以縣不以辨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辨人士君子
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厚之心是以能
行之一邑不能行之天下程子嘗亟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
甚而有激也

酒氏曰盜之賊也太緊為飢驅爾或困于重歛或厄于天
災戎馬既擾耕桑師處後生荆棘走險偷生勢所必至君
門萬里謁賑難徧及葑廬為民父母者可不早為之計乎

勸農

心誠求之富教之方更難僕數而倉庾儲粟尤救荒弭盜
第一義今天下郡邑倉庾名固在也半耗于那借半耗于
侵漁半充上司無碍錢糧之用即有實心任事之有司後
來者不可知矣有治人無治法自古言之

素書解逆說

素書曰菽粟不足木作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彫文
刻鏤相稱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腹
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

神農養生揜形

神農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

筦子富強生于粟

筦子曰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亢倉子先務農桑

亢倉子曰人舍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恃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舍本而事末則好志好志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桑也

淮南子天時地利人力

淮南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

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蘇味畜蔬食冬伐薪爇以為民資

王符以一奉百說

漢王符曰今務本者少浮食者衆資末業者什于農夫虛偽游手者什于末業是則一夫畊百人食之一婦蠶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晁錯開資財之道

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能食之織而衣之

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損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其也民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枉家民如鳥獸散雖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烏能禁之

韓麒麟計口受田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韓麒麟陳時務曰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同賞令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競務於今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

喪葬婚嫁糜費實多富貴之家童妾侈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餽糲鹽婦衣短褐故令耕者日少飢寒之本實在于此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樸素計口受田四時巡行勤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瞻雖遇災凶免于流亡矣

賈誼驅民歸農

賈誼曰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謂之常聞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

蓄積足時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益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龔遂勸民務農

龔遂守渤海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作田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二母畝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春夏無日不

趙田畝秋冬謀取斂郡中有積蓄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

召信臣出入阡陌

召信臣為上蔡長視民如子歷零陵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足出入阡陌勸農稀布寧居時行視水泉開溝瀆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防水爭禁婚喪奢靡務儉約府縣吏子弟好遊遨不田作者輒斥罷之化大行盜賊獄訟棄止吏民親愛之號召父

酒民曰今燕齊地方不修水利旱則赤地雨則漫溢民無

魚歲之蓄豐則怒馬鮮水歉則流離轉壑不識可以信臣
之政行之否人聞南力到山頭而兩廣地不盡利四川兩
湖苦衆賤金貴而山東至無梁食子守令其地者如能留
心區畫亦莫大功德也

樊準督課農桑

漢樊準守鉅鹿時飢荒之餘人戶且盡準督課農桑廣施方
畧期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荒所鈔暴準
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

秦彭興起稻田

漢泰彭守山陽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冬立大薄藏之鄉縣于是奸吏踴躍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同之

茨充教民種植

漢茨充守桂陽俗不事蠶織民多徒跣十二月盛寒時股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溫膿潰甚苦充初到憫焉乃教民種植桑柘麻苧養蠶織履民甚利之

鄭渾驅民之農

漢鄭渾令郿陵時遭李邪之亂人咸不念產殖農桑盡廢境

內蕭然渾巖立條約驅民之農開種田招撫流遺計人給畝
命精下植桑教以繭絲怠惰者有常罰時遣吏人存問耆老
賜以肉帛其年禾穀大登民咸安業

郭禹通商務農

唐郭禹為荊南留後勵精為治撫集凋殘通商務農晚年殆
及萬戶時藩鎮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
勸課農桑數年閭閻民富平曠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張全義立屯將

唐張全義尹河南東都為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遷鹿

下十八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民歸如市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勞以酒食蠶麥多者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繇民聞言張公不喜殺伐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苗則笑耳有田荒穢者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助之由是比戶豐實遂成富庶

高允言農事

魏大武禁封良田游食者衆高允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

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獨
之率為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
雖遇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張詠拔茶植桑

張詠字復之潁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
曰茶利厚官將植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摧茶他縣
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為絹歲百萬匹民富至今詠在
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
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菜而食何惰耶答而遺之

范純仁勸植桑

宋范純仁知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之

劉渙買畊牛

宋劉渙知澶州值河北地震民乏食率賤賣畊牛以圖朝夕渙發倉儲買之明年畊牛價增十倍渙即出所市牛以原值與民賴不失業

紇石烈良弼惟農是務

金世宗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

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然石烈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飢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人多弃本逐末畊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然之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

江公望大器以農為急

江公望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洪範八政以食為先故教生乎既富禮興于足食標大器者未有不以農為急漢文帝以孝弟力田者月科詔書勸諭諷者賜勞自爾海內富足樂致創措今郡守縣令以外任之輕安于苟簡致民不安業澤不

下流無足怪也願行勸課力田之詔發于閭閻重于丁寧終以不倦如田疇加闢民安其政雖長子孫勿易于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勉諭加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闕郎選則縣令入補于是外重之勢舉焉一舉而三得之矣

洪武課百姓植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每百姓初年課種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目報達者謫戍邊

儲穀

浙辦百金方

卷二 積貯

王制一年三年之食

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無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積穀有四

積穀有四贖罰糴勸勸借之法非凶年決不可行至于律雖禁罰蓋罪外加罰爾果不問罪而罰穀不折銀而納穀懲罪人寬重法以備萬民救死之資誰以科罰罪之哉倘折銀及

罪外加罰當以守論

贖鍰備賑

儲蓄之法不必如貴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晁錯募民入爵
免罪也但就今之贖鍰責其實而郡邑監司歲可積五十石
以上賑使者布臬所積尤多行之十年足備一年之賑矣夫
民飢得粟數斗即活今以供饋遺是饋者以數百人生命結
人一朝之歡而受者囊數百人之命以去奈何不思之泣下
也人以行政政以修備其在親民賢令乎

贖罰糴穀

令之撫司有第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將各項下贖罰限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其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糴一萬下縣五千西湖三江浙省下有縣凡一百則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聽于無災縣分通融借貸俟豐熟補還則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于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儲穀之善無過於此

居士曰此法能行上不耗朝廷之財賦下以備百姓之餘糧一遇歲荒取之如寄真儲穀之良法也

詞訟出粟贖罪

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場洋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爭田者上田一畝三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爭婚者上戶三十石中戶二十石下戶十石或四五石之類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

鬻戶絕田收租貯倉

宋制凡戶絕之田舉歸官不聽旁支雜業以息爭端官為公鬻之韓魏公奏請戶絕田弗鬻募人畊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

戶之鄉約留租百石以為率其戶寡而田有餘者留如舊于是賑飢荒卹鰥寡皆與之而不責其償國賦不損而民蒙實惠

州縣穀豆二萬石

呂坤曰州縣積穀豆二萬石以上方為寬綽雖遇凶年人不至于相食決不可一半在外即放在外許借不計賑救死不救飢即借春出秋必收利必加三還官倉名預備非但救荒年也每遇小民告賑衙憲開端一時中請賑借放出再不催還到兵荒馬亂時百姓死活莫能相顧矣遇小飢中飢之年上

司枉動倉糧本縣士夫不可不以此意強止之

興屯

趙充國屯金城

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言擊虜以珍費為期願罷騎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酒民曰守邊者固當知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復田之害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為力若邊外地遠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隊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壑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為

熟望聯木以為排柵時出遊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畝之
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于
畝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

袁祗屯許下

漢末天下亂離諸軍並起卒乏糧穀無終歲之計曹操從袁
祗請建寔田官以祗為都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
是所在積穀倉廩既滿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屯渭濱

諸葛亮伐魏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

為久駐之計畊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擾
焉

司馬懿屯江淮

司馬懿欲廣田蓄穀為戒賊資鄧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盡
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灌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
為昔破黃巾屯田積穀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
大軍征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
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
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

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之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羊祜屯襄陽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倉有十年之積

杜預修召信臣遺跡

平吳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滎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吳玠守蜀治屯田

吳玠守蜀與敵對壘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漑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

韓重華墾田三千八百里

元和中振武軍飢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因募人為十五屯每人畊百畝凡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

虞集築堤捍水為田

元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濱海數千北極遼海南濱青齊在
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
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
以萬大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
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
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葉盛官牛官田法

景泰中葉文莊公庶以左叅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

銀買牛千餘頭謫戍卒不任戰事俾事畊稼歲課餘糧于官
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後巡撫宣府修
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
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

徐貞明屯田七利

萬歷中御史徐貞明陳屯田七利謂國家餽餉皆仰給東南
每數石而致一石水利興則西北有一石之入即省東南數
石之輸利一北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水利興而
溝澮蓄洩早潦有備利二且水既不漲溢則河流殺而無冲

積貯

決之禍利三邊地平原千里虜騎便于馳突今隄有樹溝有水則田野皆金湯利四塞上之卒募軍有居行給餉之費班軍有春秋更番之勞籍軍有逃亡勾捕之苦今以軍營田以田養軍則屯政舉而勞費自省利五宗祿勢將難維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官授以所墾田若干開其治生之端令為永業後不再授使彼得勤生積產以為子孫計上下無怨利六四方戶口多寬狹不均今舉莽蕩之地畫井居民移多益寡人與地稱利七

救荒

宋氏宗元曰古無荒政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即三代之荒政也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其家自為計不必有散財發粟之費而蓄積足恃此政之救於未荒者也未荒既有以備之而既荒則又有道人掌鄉閭之委積以待艱阨等畫周救不遺餘力故其時有荒歲而無荒民後世生齒漸繁而民食或缺古法既不能行則臨時策救之善者如宋之范文正富鄭公文潞公趙清獻諸策皆一時良法要在得其人以任之耳如不得其人則常平義社亦足以蔽奸而滋弊者也救荒有先策有先策有先策有先策有權策

先策

先策者未然也尚書云懲遷有無化居又云濬畝澮距川此皆已試之規而議者紛紛任者脆手又如山東各省或憂水患漂業或昧水利致困或苦粟賤或患地窄或豪奢蕩積或逐末傷小有司蒞任宜預講求問其何饒何乏可就本地通融本地經畫者則修之教之如貸穀食者廣種可也婚喪飲宴造修皆能耗穀嚴禁之可或必借裕隣方借靈海道者則調之如薄商征清海也又如折色本色催役差役各有利病咸宜體悉大要怒在重農而貴泉勤勸科而修水利有事以粟為賞罰則粟貴矣

廢田不耕者有懲游手蠹食者有禁遇良田則駐車勸賞遇
水利則委曲通融則水利修矣常平倉義倉社倉之法委任
得人出納有經不至虛費不至刁難有朱子劉如愚者以總
領之可無凍餒之患道殣之寡矣吁安得有心人在在如此
哉

先策

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早有水救種既沒則飢饉立至當預為
廣糴他方又簡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植者教之
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珌知徐州久

積貯

雨壞穀拘度水涸時刈穀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
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報食又各州
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糶錢計奉朝廷則
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蘓軾救荒議言此甚悉此二策者可法
也救之于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
其飢饉已成流殍並作雖欄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
倉廩虧損課利所傷大矣

正策

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留截上供

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糴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糴
糴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葺橋道賑貸然所貸者每及下戶
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又城市之人得蒙周卹鄉村幽
僻富戶既稀極救亦缺此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夫略賑濟之
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卒無以維
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糴歸
治本業可無妨生理趙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歎呼
盈道又李珣在陵陽時將義倉米多寘塲屋減價出糴既先
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組價計口逐月一項支給以濟村落

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狎和之弊轉運
耗費之艱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
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此二策
者可法也不然村民一聞賑濟望風扶入郡官司未即散
未爰糧既竭餒死紛然曾無幾何而官倉已罄是以賑濟之
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出諭以發錢米下鄉未
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飢貧雲集之弊民不去
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于紛給則奸宄不生視離鄉待
斗升米而不暇他為顧不遠哉

以上議
賑濟

糴常平米用平價又

借庫銀千多米地方循環糶糶則用貴米時減價四之一而
民已有所濟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糶而民愈
急勢愈囂其亂可立待也況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之食
而上戶之租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文彥博在成都通值
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
招糶翼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廿文仲淹增至
百八十衆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增價招引商賈
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策者可法也或恐貴糶減糶財用
無出不知米貴不能多時將減糶之暇待米熟時點殺上倉

無不支矣

以上議平糶

至于齊子有收強糶有禁滿聚巨寇必剪

其萌澤市關梁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者所必至者

也

權策

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飢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飢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雜之而家給人足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米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令于常平倉市米肉歸瞻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傷

財民再獲利此二策者可法也又以飛蝗遺種勸種晚豆民
卒免艱食如婚葬營繕等事皆勸民成之晏樂賽願都不復
禁所以使貧者得射利為生至于重罪有可出之機令入粟
赦贖並借一人以生十萬人爾

周禮遺人掌委積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
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
積以待羈旅縣郡之委積以待凶荒

周禮荒政十二

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貸種二曰薄征輕租

三曰緩刑四曰弛力

息稅

五曰舍禁

山澤無禁

六曰去譏

開市不譏

曰肯禮

殺吉

八曰殺哀

殺凶

九曰著樂

燕樂不作

十曰多昏

不備禮昏

娶十有一曰索鬼神

求廢祀修之

十有二曰除盜賊

嚴懲

十二政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義時若弭之塞矣分溝洫濬禦之

周矣嬰茅代犧鑒之素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為救也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垣窳蓋藏將散利何所用之業叙輸粟

將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之土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讎除盜諸禁無庸矣時詎而備竄乃青禮殺哀蕃樂多昏索見神諸制無庸矣輒近則詳于為救而疏于為待倉卒而議黃緣而行不過廢廩蠲逋如周所稱散利而已他未遑也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恃荒政為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旨失爾因為之說曰唐虞世牧類以盡職為能惟明刑一職必使官之不盡其法為能周官六卿以明試為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臣而罔試為功然則荒政遂可無講歟曰何可不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安即不

備而救猶得下策

胡傳救災之政

春秋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廢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以救飢殍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

韓詩外傳大祲之禮

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魚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

祀

陳登救荒為典農校尉

陳登長水陽歲時飢饉百姓流離轉徙者和平登乃籍廬舍
度隴畝為之設辦得舍宇一千三百有奇招諭流民使復舊
業其有弱病他鄉者責其姻屬使負歸之不踰年而民之流
散者咸聚捐廩之餘粟以給病瘠其強壯者則今日供官作
以就食焉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去之日居民號泣為
之罷市

范仲淹發粟給餉

景祐二年吳中人飢范仲淹鎮浙西發粟募民給餉為術甚
備其人告競渡好佛事公從民競渡日出宴湖上是歲民多
疫公欲與徭役以勞之使民得食其力又氣血運動而疾病
不生召諸寺僧曰飢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監司劾
公不恤荒公自為條叙所以晏游興造欲以有餘之財惠貧
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日無慮萬數荒政
莫大于此

富弼活流民五十餘萬

富弼落職知青州河朔大水飢民流入境卒難獲食相維持

覽獨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原擇
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擇待缺官吏廉能
者給其祿使即民所聚問老弱疾苦官吏胥書其勞約為奏
詣率五日輒以酒食勞之出于至誠人人盡力山林河泊之
利聽流民取為生有死者為大塚葬之題曰叢塚從者如歸
市或謂弼非所以處危藪曰能全活數十萬人之命不勝二
十四考中書令哉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
糧而歸所全活五十餘萬募為兵者萬計

洪佛子活飢民九萬五千餘人

洪皓為秀州錄事大木田盡沒流民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
策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悲藉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
于城之四隅不能自食者官為主之立屋于西南兩廢寺十
人一屋男女異處防其濟偽湊里子識其手西五之南三之
負爨樵汲有職民贏不可枚有浸牟開墾者亂其手文逐之
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運常平米斛四萬過城
下公遣吏鎖津柵語守使截留守喋不肯曰此御筆所題也
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何
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廷留之無何廉訪使至郡曰

平江袁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乃如兩寺
驗視使者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遠制抵罪為君脫之
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
後叛軍縱掠郡民過皓門曰洪佛子家也不敢犯

張詠何事不辦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值歲飢冒禁販鹽捕獲數百人公恚寬
其罰官吏執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莩如此若鹽禁益嚴
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取爾當痛懲之仍停徵諸稅
及知成都遇李順為寇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之糧詠知鹽

價素高而民有餘廩乃下估聽民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遂奏罷陝運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辦遂知益州地素狹游食者衆稍遇水旱則穀不給斗米值錢三百文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藉城中細民計口給米券輸原價糴之奏為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餓色

趙抃救吳越旱疫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趙清獻公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當待廩者幾人溝防興築可假民

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
僧道所食羨粟書于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
九百餘人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柝簡富民所
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估其費自十月朔人日
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女異食而人受
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五十有
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不足用也取
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聞
糴自解金帶寘庭下命糴米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二千

餘石平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糶者又徵民修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與之待熟時官為責其償齊男女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病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故事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牒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者遇便宜輒行早夜憊心力無巨細必躬親給藥食多出私錢是時旱疫吳越民死者殆半牒所撫循無失

蘓軾救飢治病

杭州大旱蘓軾詣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
復得賜度牒百易米以救飢者又立病坊作飭粥藥劑遣使
挾醫分坊治病所活甚衆

劉晏收弃子日給米二升

劉晏知處州會江西飢歎民多弃子道上晏揭榜通衢召人
收養日給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縣鎮細
民利二升之給皆為收養故一境弃子無天闕者
葉夢得收三千八百餘兒

葉夢得為許昌令值大水災傷發常平所儲委已越刮賑之
全活數萬見道中遺棄小兒詢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養曰
固所願也恐既長或來識認夢得曰兒為所弃則父母之恩
已絕人不收之能自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末凡得兒
者使明所從來書券付之父母不得復取又為載籍記數貧
者給米為食事定按籍計取三千八百餘小兒此皆出諸溝
壑而致之襁褓者

林希元荒政叢言

明嘉靖中廣東食事林希元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

難審戶難有三使曰極貧民便賑未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有五急曰垂死貧民急粥飯疾病貧民急醫藥既死貧民急瘞埋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因急寬息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糶與工作以代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逞糶禁抑僂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遺使

居士曰林食事救荒之策已備矣而其要莫先于審戶其病莫重于拘文蓋戶口既清斯侵盜遺遺之弊自絕若不拘文則緩急權宜操之自我雖然任非其人則戶口不可得

而清而舞文滋弊轉易為奸怨在大吏能擇人耳

賑濟

賑窮法

兵荒有警每每開倉賑發此自是良有司事而賑之無法則奸胥作弊百姓不沾實惠若聽人糶買則豪右仍充作窮戶難歸私倉貧民不蒙實惠此積弊也宜擇各坊寬厰寺觀照僧家施粥例先令本坊窮戶預報花名造成一冊約計人數若干每日應用米若干煮為粥衆聽其就食男女有班都圖有界越坊覓食者誅男女混亂者誅庶幾粒粒皆果貧民之

腹官府又無浪費之擾其稍能自存者又耻來隨衆就食較之恤民糴買滋獎萬端大相懸絕夫貧民得食則反側潛消而富家豪族皆可籍手安枕矣

汲黯矯制發倉

漢汲黯為諫者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已矯制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

韓韶開倉

韓韶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

流民入韶縣界索禾糧者甚衆韶憫其飢困乃開倉賑之
所原贖萬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此獲罪
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生韶生子融官太僕
壽七十

王望便宜出布粟

後漢明帝時王望遷青州刺史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
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
所在布粟給其糜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時公卿皆以望之
專命法有長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粟

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
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養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
罪

第五訪以身救百姓

第五訪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斃
吏惡譴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弃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
百姓遂出穀賑人一郡得全

鄭默比汲黯

晉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

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數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
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

員牛千惠出一尉

唐員牛千為武陽尉歲旱勸令發倉賑民令不從乃令詣州
牛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太守怒囚于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
讓太守曰若不能恤民使惠出一尉尚何罪釋之

范堯夫發常平粟麥

范公堯夫知虔州餓莩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粟
麥濟之州縣官不欲公曰環虔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

死而不救衆欲倭奏請得旨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
報諸公但勿預吾獨坐罪爾或謗其所活不實詔遣使按之
時秋大稔民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盡夜輸納常平迄使至
已無所負矣

滕元發以兵法部勒

熙寧中淮南京東皆大飢滕元發守鄆州乞淮南米二十萬
石以備賑慮汎民奄至恐蒸為癘疫乃先度城外廢營地占
諭州民勸富戶助財小民助力造席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
成流民至以次授屋并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

芳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帝遣工部侍郎王古按視之
廬舍道巷繩引棊列肅然如營陣中古圖上其事詔褒美所
活五萬人流民感恩咸願為郾民比年增戶七百增口二千
有奇

酒民曰此段識見高誅慮周措寔使他人不能辨境內而
滕公能慮境外須知其預為流民慮者實預為郾民慮也
安能盡天下如滕公者乎

微里帖木兒大發倉廩

元時歲大飢微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為必縣上府府上

省然後以聞帖木兒曰民飢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
後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欲歸怨于朝廷吾不為
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帝聞而悅之

陶鎔擅發儲糧

宣德中新安縣知縣陶鎔上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歲民
艱食米粒不自給獨至驛有儲糧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
旦夕輒先發給之需米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上曰真民牧
也降勅褒諭

王紘好都御史

景泰中淮徐飢山東河北流民梓至都御史王紘不待報亟
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餉以粥遠者給之米刀能它就食者為
裝遣醫弩者為贖還即空庾六十間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
十人分治之死則官為大塚葬焉所全活數十萬人具疏待
罪初上得流民奏大驚曰飢死我百姓矣奈何已得紘發廩
奏大喜曰好都御史

韓琦活七百萬人

慶歷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渴道韓魏公琦大發倉廩并募粟
零糴及設粥賑之歸者不可勝數明年晉給糧遣還全活甚

多後為宰相竟侍禁孫勉以救竈為泰山神所病夢至一公
府見魏公全紫上坐教以乞簡房簿勉出再至一府有三全
紫者責諫之勉乞簡房簿三全紫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誰泄
之勉以實告三全紫首肯歎曰韓侍中在陽間存心救濟水
災活七百萬人今在此猶欲活人吾儕不及也簡房簿勉尚
得十五年乃放之

酒民曰魏公持世許大事業而泰山君首稱水災救人豈
非救焚拯弱功德尤急哉嘗見一州府大疫勸民出粟拯
濟委官專領其官煩于應對且不欲飢民在市悉載過江

寘諸壩中但日以一粥食之日出雨至皆無所避無何水
暴至飢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官亦病疫死其存心視魏
公何如也

韓維論賑飢四未盡

英宗時起居注韓維論賑救飢民之道未盡有四一州縣米
谷不積二官吏無恤民之心三佃耆失處糴之宜四朝廷雖
發倉廩未嘗親諭惻怛遣使臨視

葉衡發倉為廩

葉衡知常州時水災發倉為廩以視飢者或言常平不可輕

發衝曰儲蓄正備緩急視民飢而忍不救耶疫大作單騎命
醫藥自隨徧問疾苦全活甚衆

何叔邱賑貸麥熟止

河南大旱人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按察使何叔邱
曰賑貸止于秋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可已乎命如舊
賑之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食之無衣者以庫藏
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

平糶

吳及奏止閉糶

仁宗時秘閣校理吳及言春味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名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飢則隣路為之閉糴一郡飢則隣郡為之閉糴夫二十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兆民之意哉遂詔災傷閉糴以違制律論

對吳賤糴貴糶

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豈凶貴賤知之未嘗適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

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

范純仁籍賈舟

范純仁知襄邑縣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訖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俟食缺時吾為糴之衆賈從令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飢獨境內不知也

吳遵路航海糴米米芻收值

宋明道末年天下旱蝗吳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于蘓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采薪芻官為收買以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原估易薪芻與

民官不傷財民蒙其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
薦席益蔬願歸者具舟食還之本土

史弼發米平糶

史弼改浙西宣慰時米價踊貴弼即發米十萬石平價糶之
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其價弼曰吾不可失信寧微我俸以
足之省臣不能奪

文彥博減價

文潞公在城都米價騰起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
減價平糶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頓減前此或限升斗或

抑市價通足以增其穀價而價終莫平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

趙抃增價

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飢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清獻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糴之于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州米價更賤民無飢死

居古趙清獻增價文潞公減價而一時市價皆為之平益商米宜增增則米之來其他者多官米宜減減則市之射其利者奪而其價皆可下抑而自平矣蓋遇境荒歉則

清獻之法可行倘廩有餘粟則潞公之策可舉亦因時地
以補救之可耳

高定子發縣廩給富家

高定子知夾江會水潦海飢貧民競愬無所糴定子曰汝毋
憂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乃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
糴至味而償頗更米溢于市明年有麥責償其半至味而輸
足民免于飢而公帑不廢人稱其上不病國下不病貧中不
病富一舉而三利備焉

令狐文公屈指獨語

令執文公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迂吏至公首問米價執何州有糞倉倉有糞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連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周忱給諸大賈

周文襄公忱撫江南蘓松大飢米價翔貴公察知湖浙江右大熟命人四出齎千金至其地市米故抑直而不糶且給言吳中價甚高由是諸大賈操贏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驟集者數百艘公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價驟

戒諸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達不能還糶無所售于是官為收糶以寬庠而推牛醢酒犒賞謝之大賈各醉懽去

董應舉官糶議

董應舉議官糶書曰穀米賈貴半由穀之半由禁米未禁則富者閉糶以微利奸商乘急而躍價棍惡乘禁賙錢而未益貴此從來積害救荒無別法有虛穀有實備買穀他省寔備也穀至而莫測多少奸富恐奪其利爭出所餘而賣奸商恐持久不售爭取微息而賣是以虛穀而逆之平價也昔文潞公治郡米價大起或勸其定價公笑曰是反為奸民增氣勢

爾于是搜得倉米若干出四隅官賣之即日而價平民莫測
官米之多少也今但歲發十餘金市于多米地方乘味而往
勒限而歸毋使過冬市某地方卽用某地方人必羞品官必
于大暑前四十日發穀必期盡發此毋庸禁米而米常平官
米亦且歲進矣乘秋而往者穀賤而人不勒也毋使過冬者
久則費多將蝕吾穀也用本地人者土人知穀價而市必廉
雖稍染指而吾穀猶平也小官弄差難責其一毫不取羞品
官者前程大不敢以官試法也發必于大暑前四十日者此
正常年踊價之候稍減時價民利而官亦利也給發之法以

料不以斛斛之大小難定而料有據也發必盡者復納之倉
費耗益多也買之非其人發之非其時則官本少而民不甚
見德如此而以官糴無益而不行恐後有急卒難救矣

勸富

陳亮佐自出米為康

陳亮佐知壽州歲大飢自出米為康以食餓者富民以故皆
爭出米其活數萬人亮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率
人不若身先而樂從爾

趙抃解帶勸賑

趙抃知越州時歲大飢召富民畢集勸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帶寘庭下于是施者雲集

居士曰方二條以身先勸之

魏時舉糶米取半價

魏時舉鉅鹿人立心仁愛重義好施博習羣書不樂仕進家多田產穀積有餘時值歲歉穀價騰踊因發庫貸糶價唯取時價之半嘗語客曰凶歲之半價即豐時之全價雖少取之而不為損族人親故貧約者更相與周之一郡多賴以濟其子收節閔帝時除太學博士屢官尚書右僕射贈司空謚文

黃魚濟子孫青紫

黃魚濟成都人時張詠知成都夜夢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曰西門黃魚濟至幅巾道服入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坐詠之上至旦問吏曰西門有黃魚濟否曰有命請至如夢中所見再三問生平何陰德曰初無善事惟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糶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時糶之一緡價直一般升斗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詠曰此公所坐我上也使西吏掖之而拜子孫青紫不絕

宋祝染濟飢之報

宋祝染廷平沙縣人家頗饒遇歲凶賑濟煮粥療病無虛日
後生一子聰慧應舉入試鄉人夢黃衣使者執旗報喜奔馳
而告曰狀元榜旗上有四字曰濟飢之報乃開榜子果中狀
元

居士曰右三條以福報勸之

段十八開穀雷擊

饒州段十八儲穀數十倉歲飢人多餓死段索高價開穀不
難鄉人旅客封銀益價登門求糴段堅不與未幾為雷擊死

倉穀悉為雷火焚盡

富兒祈籤增價驚死

萬歷十六年武進大飢青果巷有烈帝廟甚靈一日天未明有一富兒入廟祈籤祝曰今米已賣至二兩四錢一石我家有米數百石不知米價能再增否時有乞丐數十宿于廟之西廡聞此人之祝同穀大呼曰我等數日不得一食矣汝有米數百石不以賑濟尚求增價乎爭向前欲毆之時天未明此人無意中忽見疲癯殘疾多人圍遶大呼一時驚悸倒地頃刻絕氣

居士曰右二條以惡報勸之

邵靈甫發儲除道

邵靈甫宜與人例儻樂施予家蓄數十斛歲大飢或請糶曰是急利也請捐直曰是近名也或曰象飢將自豐乎曰有成算矣乃盡發所儲自縣至泝溪鎮除道四十里水路八十餘里通巷畝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以活至今誦之

陳天福經濟倉

茶陵州陳天福素稱長者有米皆平糶無米以錢貸人又起經濟倉平糶濟人忽有道人以錢二百糶米一斗陳許錢與

米道人題詩于壁曰遠近皆稱陳長者與錢糴未來施捨他
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鄉里傳誦

居士曰右二條以名譽勸之

程九屏勸捐賑諭

鎮江程九屏太守勸捐賑諭曰今日旱蝗妨稼貧民苦飢此
正富室市義種德之秋也同是絢衮而爾等得稱富有非爾
等祖宗能利濟人即爾等前生能利濟人念及祖宗則數世
元氣不可薄念及前生則本來面目不可沒今日殷殷勸賑
不獨為枵腹之民圖目前寔為殷富之家圖久遠凡人之財

決無永聚不散者顧所散何如爾慳貪者其散一敗不救好
施者其散累世食報蓋貪慳者非自己遭災禍便是子孫犯
重法好施者不但人樂尊仰鬼神亦樂福澤此理數之必然
者也爾等上戶試舉兩者較量之自然破鄙吝之堅城發好
施之善念矣今日偶值奇荒無有奇策惟是酌盈濟虛用民
保民不得不汝上戶是望且上戶自思所得保有其上戶者
豈非賴朝廷有法度耶則殷殷勸賑又不獨為爾等圖久遠
定為爾等圖目前飢寒之民計無所出兢兢只在富室富室
能賑一人思亂中即少一人能賑十人思亂中即少十人同

姓同里各務為賑轉相為勸由是百人千人萬人其賑無有窮盡其亂自是消弭矣亂萌消弭爾等上戶乃得安享豐豫此又時勢之必然者也若一味自私自利本是上戶而竄入下中其姓名本府一一瞭然在心俟有事犯在堂下加等重處爾等上戶不明于理數即當審乎時勢不審乎時勢即當動乎榮辱毋負開導苦心

程九屏勸平糶諭

程太守勸平糶諭曰今歲民多菜色即無蝗蟲亦強半告飢當此時而家有擔石之儲皆是天地鬼神之所厚况陳陳相因

乎則為天地鬼神所加厚可知以天地鬼神所加厚之人即當行天地鬼神所嘉興之事非損有餘以補不足不可以獲福然則為諸有穀之家計只是及時平糶一法乃最有功德事若幸天災為奇遭封廩廩以待價非仁人之用心也且穀價一騰踊四方之賈必聞風而至故大賈之地常有大賈其勢必然廢時失價以待穀之雲集福去而利亦去矣此愚人也其中有賢智者間謂取一人之穀有限價平不足以濟民價不平不足以害民不知人存此想戶戶聞糶家家高價則積獨成衆積微成鉅遂做成一皇皇之世界若使有一人平

之于此定有幾人平之于彼益美善之事人所相競誰甘自
為刻薄人是哉一人之平恒有以感乎人之平與愧乎人之
不平如此相觀而善窮民庶幾免于飢餓之厄矣既令士紳
從公議派積穀以備缺乏而猶然恠望爾有穀之家平價者
益積穀之令或多或寡官府可得而限且不敢多派恐中有
力不勝任者若爾等自度有餘薄收利而厚植德相與倡率
以收此荒民其誰得而禁止之限量之也

破慳經

東坡有云不慳不富不富不慳慳則富將富將慳疾入膏

育無方救藥所以世人但知圖利罔知防害以我觀之防害
既殊罔利未善凡我世人皆天所生皆天所受譬如父母生
育多子聰明蠢愚富貴貧賤各各不同皆是父母嫡親骨血
有如一子獨享富貴其餘諸子皆受貧賤凍餒流離種種苦
楚富貴之子安享自然曾不周濟父母之心悲傷愠怒明加
譴責暗受消磨此是虛元不為汝說天生富人原非私厚正
欲彼人以己所有濟人不足況此財寶名為四共或水或火
盜賊無常各皆有分此是道理不為汝說萬歷年時富平布
衣李君少川施銀二萬賑恤飢荒朝廷聞之遂以卿銜酬其

勞費迄今子姓世享其名此二萬金如今尚在此是報應不
為汝說汝等各財本思常享父傳之子子傳之孫世世代代
當作富翁以是因緣一毛不拔諸貧賤人環伺生心不得方
便甘心引賊入劫家財洞房清宮非汝所有賊得焚之來提
白銀非汝所有賊得捲之粉白黛綠嬌妾美妾非汝所有賊
得淫之牽衣執袂桂子蘭孫非汝所有賊得踐之肢體髮膚
併非汝有刀鎗惟賊截解惟賊祖宗邱墓併非汝有發掘惟
賊剗戮惟賊弄四思維無有他尊止因慳故受如是苦不能
散財安能聚財不能戒富安能保富所以笑汝防害既疏固

利未善顛倒迷謬誠可憐愍悲心苦口勸諭捐輸豈是為貧
正是為富豈是利他正是利己如我所說不誑不妄猛醒回
頭功德無量

酒民曰兵荒交警貧富百姓自宜有無相通然而富人每
不肯稍助分文者無非欲全享其富厚也不知一旦有事
玉石俱焚安所謂富厚哉予所以苦口勸諭者正為富貴
之家保全性命計耳豈區區損有餘補不足之意耶
居士曰右三條以利害勸之

濟世百金方卷二終

泚澣百金方卷三

選練第三

訓練

選鋒

練射

練方向

練耳專聽金鼓練目專視旌旗

練心

練手足

練技藝

練行伍

額兵

士兵

鄉兵

民壯

才能

技藝